

書生論劍

——讀洪宜勇著「仗劍行」

陳義芝

書名：仗劍行
作者：洪宜勇
出版：德馨室出版社
出版日期：六十七年五月

煙月文章，格低調俗，無甚可觀。故清代大詞人王鵬運有「小言無用」之說，又曰「歎壯夫有志，雕蟲豨屑？」（沁園春）。另一位詞家朱祖謀命其詞集爲「彊邨語業」亦就「患苦之門，禍累之始」而言，蓋花間尊前、迷情綺語，難修正果。

洪宜勇君深具上述體悟，「看古書，常掩卷太息，爲好人擔憂。觀時事，每遇見不平之事，明知無力可回天，還是忍不住地悲憤填膺，直欲拏奸人賊子盡誅之，方始心甘」（頁十七）。所以，他摒棄吟詠賞玩之小調，而以屠龍大筆，「步上仗劍行天涯的旅程」。

「仗劍行」就是他的心路歷程，書後跋中，作者自云：「既已跨入江湖，便不許回頭。」似這種豪情，真是含血帶淚，充滿歌哭。

我們知道：隻手擎天，淑世救人，固使人盪氣迴

腸；而螳臂擋車，壯志蒿萊，何嘗不更具備深濃感人的力量？

「仗劍行」，可分作三部份來看：

第一部份，作者以書生之眼，看世間百相，筆力犀利，諷諫性極濃。批判的對象，包括宦場、商界、學界，以及議會、影劇圈等，但凡有病，立即處方。論思想本源，洪宜勇固持的仍是我國儒家的「中道」。「過與不及」均非所取，譬如他說：「青年才俊，誠然是很好的模範典型，但是，……「才俊」若成了滿街走，便要喪失其原有之價值矣。」（頁二十）

他看不起「匹夫之勇」的假勇、「鄉愿之仁」的假仁，更猛烈抨擊「問道於盲」的愚行。

在「晚節不保」一論中，他引述萊根譚「聲妓晚景從良，一世之煙花無碍。貞婦白頭失守，半生之清苦俱非。說明「人生後半截」的重要，並舉漢奸汪精衛、傅作義的事實為例，慨嘆二人均「少懷大志，壯年有爲，老而昏聩」。春秋之氣，凜然沉痛！

十八篇短論，句句如龍吟劍嘯，針針見血，但絕不同於「危言聳聽」之類。作者早前畢業於政大歷史系，四年史學、史識和史德之培養，使其才情能飽蘊

於筆端。取精汰蕪正是他寫作的最大特色。

第二部份「世說閒話」，義取南北朝時，宋臨川王劉義慶所撰「世說新語」。洪君仿劉義慶著書之體例，分別寫成「德行」、「言語」、「政事」、「文學」等篇。大體而言，皆古事今談，在史實褒貶之外，另具文學情趣，值得一讀。

真正展現洪宜勇本行才學者，乃第三部份「文史雜論」。批評面之深廣，徵引之精博，非潛心究研國史多年者，斷不能如此。尤其可貴的是，他不板起面孔作硬邦邦的「學術論文」，却出之以輕快詼諧的筆調，品評如是，翻案如是，綜論亦如是。

據說，作者「博聞強記」，配上「獨立自主之價值判斷力」，因而剖析事理，脈清絡明，很能把握深入淺出之訣竅。

「讀詩偶感」、「詞壇二晏」、「蘇東坡的詞」及「一代詞雄辛稼軒」、「再論稼軒詞」五篇一併收錄於第三部份中。從這些篇章，我們可以看出一位佩劍者，他究竟立於何等層次來欣賞中國古典文學詩詞。

或者，洪宜勇過份偏重於「史」的認知意義，因此文中用以舉證之詩篇之後，都只加「按語」，而不

見詮釋，嚴格說來，這是一項小小的缺憾。也或許是性情相近的緣故吧，洪君特別推重南宋辛稼軒，劍氣流走中，不憚煩地爲辛詞作了兩篇評介。

書中一二五頁，作者說：稼軒詞有明毛晉「宋六十家詞本」，又有「四印齋所刻詞本」……等。就筆者知，漏列了元大德己亥「廣信書院刊本」，須予補上，因爲這是稼軒詞最好的本子，（現在的「世界書局」曾經影印。）

談到辛詞「鷓鴣天」最後兩句：

却將萬字平戎策，換得東家種樹書。

洪宜勇評曰：「故示輕鬆灑脫，然仍令人悵然若有所失。」其實，金劍沉埋，壯志難酬，無限悲涼！怎麼可以說「故示輕鬆」呢？這一點筆者與之有不盡同之看法。又，據楊慎「詞品」：「辛詞當以京口北固亭懷古『永遇樂』爲第一。」洪君曰「未敢苟同」，但何以故？却無下文。似此，事實雖是，語氣終嫌武斷，有欠嚴整。當然！這可能只是作者一時的小疏忽，就整本書而言，影響不大。

當世風丕變，道德愈益衰頹之際，我們以爲，「書生論劍」是知識份子對社會積極之參與，值得鼓勵

。「仗劍行」爲大多數沉默者抒解開內心的鬱結，並且提出很多諍言，可資借鏡取法處不少。

「惟大丈夫能本色，是真名士始風流。」願以此與所有「讀書」人共勉。

